

书脉

BEIJING SHUMAI WENHUA CHUANMEI

北京书脉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出品

古 农 主 编

2008年 第1期

主 办 北京书脉文化传媒有限公司
第二书房读书俱乐部
主 编 古 农
执行主编 文泉清
编 辑 清 霜 文 思
本期题签 彦 涵
版式设计 王晓园
京准印字 2007—L0028
通 联 北京市 100029 信箱 29 分箱
邮 编 100029
电 话 010-64978867
E - mail shumai2008@126.com
网络链接 <http://www.rjzz.com.cn>

目 录 Contents

2008 年第 1 期(总第九期)

◎卷首语

- 1 春日读书/编者

◎读书序跋

- 3 《旧戏新谈》题跋录/黄裳
6 《施蛰存海外书简》编后琐语/辜健
9 《听橹小筑书谈》跋/王稼句
11 《听橹小筑书谈》序/谷林
12 米芾作品的真伪、评价与局限
——《米芾鉴真》序言/躲斋

◎书边情趣

- 16 藏书票琐忆/董桥
19 纸本的浪漫/傅月庵
24 藏在旧书里的异国情缘/彭雄
29 广陵新刷《宋元旧本书经眼录》跋/陈麦青
30 也说书口彩绘/姚伯岳

◎书人书事

- 35 追忆王绍曾先生/白化文
37 书贵精读 不废博阅
——忆金性尧先生/韦泱
40 《陕西近代歌谣辑注》读后/李欣宇
41 小记李励文/许定铭
43 染黄幽思话旧闻
——扬之水与《终朝采绿》/徐明祥
48 通人张舜徽/桑农

目录 Contents

2008年第1期(总第九期)

◎书韵书香

- 52 我的四代书橱/王充闾
55 题《黄永年古籍序跋述论集》/忆王孙
56 北京书海话藏书/王今栋
67 陆志韦的《渡河》/张建智
71 护书之草/沈胜衣
74 书边的玫瑰园/董小染

◎书里书外

- 78 妙笔纪事书香浓/袁滨
80 理性启悟和沧桑美感
——读韦力《古籍善本》/王雅军
83 福开森与《中国艺术综录》/励俊
86 历史要老 小说要嫩
——评《流血的仕途》/黄亚明

◎书人小辑

- 88 读书的总统/伍立杨
90 刻刀下的自由魂/伍立杨
93 品物者的心情
——读《墨汁写因缘》札记/朴素
封二:布衣胡同
封三:彦涵题字

春日读书

春天是读书的季节，民国时期湖北崇阳的儒医熊伯伊曾撰《四季读书歌》，为本是清雅的读书生活添画些浪漫的颜色。其诗第一部分为：“春读书，兴味长，磨其砚，笔花香。读书求学不宜懒，天地日月比人忙。燕语莺歌希领悟，桃红李白写文章。”而此际，京城也正是绿柳如烟、玉兰花开、春风煦暖的时节，迈过了秋冬的瘦淡与枯寒，这一期《书脉》于阳春三月亦吐露绵绵芬香与读者再度相约。

清代著名文学家、藏书家王士禛曾说：“古称书淫书蠹，未知视予如何？自知玩物丧志，故是一病，不能改也，亦欲使吾子孙知之耳。”此中所说古之书淫所指的是晋武帝时期的皇甫谧，其人“耽习典籍，忘寝与食，时人谓之‘书淫’”。以其才识深得皇帝欣赏，欲授以高官而力辞，因沉溺于经卷之中，并冒昧向皇帝借书，晋武帝欣然赠书一车，嘱他“成继著述之业”。后来他以诗、赋、诔、颂、论、难等各种体裁，相继撰成《帝王世纪》《年历》《高士传》《列女传》以及《玄晏春秋》等著作，成为历上著名的藏书家、文学家。

今年第一期《书脉》所选的文章，多为当代知名藏书家、书爱家、爱书人之佳作，这些作者所居之所跨大陆、香港、台港三地，地域差异虽大，爱书读书的情怀却相近相类，其中几篇特稿的约稿过程也值得在此一叙。

黄裳先生年届九十犹笔耕不辍，自《书脉》创刊以来常有文章提及先生或其著作，却一直无先生合适的作品可以刊登，于是不揣冒昧向先生约稿，得赐《旧戏新谈》书跋、书影复印件，遂成就本期开篇之作。

牟健先生为编辑《施蛰存海外书简》费心良多，特寄来编后琐语以供《书脉》读者先睹为快。香港董桥先生的文章精致典丽、惹人陶醉，本期蒙其不弃，示《藏书票琐忆》一文以刊；台湾傅月庵先生《纸本的浪漫》引领我们在美妙的纸本中行走，文字中处处流露出其爱书懂书的真情感怀。姚伯岳先生关于书口彩绘之文带给读者耳目一新的图书知识；王今栋先生《北京书海话藏书》一文详细介绍了五十年代前后北京城内的著名旧书经营场所，追忆前缘往事，为我们提供了一幅翔实可观的旧书业地图资料。

本期《书脉》所收录的文章中，最早的稿约在去年八月份，其后因为“第五届民间读书年会”的专刊以及“我的一九七六”特刊而一推再推，在此向一直支持我们的众位作者书人致歉致谢！

编者

二〇〇八年二月

《旧戏新谈》题跋录

黄 裳

编者按：

丁亥岁冬，编者向黄裳先生约稿，得先生复信并附书跋影印件数页。待整理后特刊印于此，以飨读者。现录先生来信谈及《旧戏新谈》版本文字于此，附以收录在《题跋一束》中的跋文（见人文版《过去的足迹》一书中），可称先生此书版本最详细资料矣。



黄裳藏宣纸线装本

《旧戏新谈》封面题签及自书牌记

一、致编者来信摘录

《旧戏新谈》一书，少年好事，书排好后请工友用宣纸打样一份，托荣宝斋装订，书高尺许，实内容仍排本旧式耳。不同者为马夷老题属，后加牌记（自书），均照原式请摊头刻图章人照式刊成，只用一次即弃去，后有自跋，外加锦函，皆荣宝斋所制。书成曾持示叶圣老，他只说“了不得”一语，别无他话。前辈视我如此珍重，不免可笑也。今日视之，不免俗艳，殊自愧耳。《旧戏新谈》曾印厚道林毛边本十余册，分赠友人，我自己也没有了。

二、自藏线装本题跋

民国三十六年春，余为《文汇报》写“旧戏新谈”，凡两阅月报纸被迫停刊，遂亦辍笔。翌年春，上海出版公司改组。柯灵兄来主其事，有“艺文新辑”之计划。余以此书付之，即编为第一册先付排。甫竣事而公司亦停顿，余请排字工友以宣纸为印清样一部，更以马老为题签付木刻，倩荣宝斋为装池焉。今日装毕，携之而归，观之似尚不恶。唯不免匠气。亦因之少有俗艳也。原写篇数本不止此，后经删削遂成今式。后又曾为北平吴辰伯先生主编之《学习丛刊》写余谈一篇，恐遭时忌，亦付缺文。此中篇什大都成于办公案上，每晨写半小时，中午即携去，饭中发排。当时意兴甚豪。今日思之，犹如昨也。辍笔后亦颇有人来约为续撰，都未之应，而海上各报颇有效其风格撰写剧评者。然皆不能似也。余每喜自创新体，仿者亦每踵起，而学我者病更殊，自愧。窃念古人但开风气之语，因亦不能无自喜之处。曾与春晗先生通函中谈及出版，因即索序，更俚以徐、章两公之序，晦庵之跋，精制一册以自藏弄，盖以示余自珍之意，不足为外人道也。

三十七年五月十一日 灯下题记（钐印：黄裳）

此书装成后廿五年，重阅一过，感慨万端。此亦旧史矣。而少年哀乐往往在焉。是乌可弃哉。

一九七三年十二月七日 灯前记

此书排校极粗，匆匆即打纸型，后以付叶圣陶先生印于开明，未及再校。今乃更阅一过，正其误字而尚有他误如施彭姓名及朱光祖与王栋、王梁，往往误说。亦不欲一一正之矣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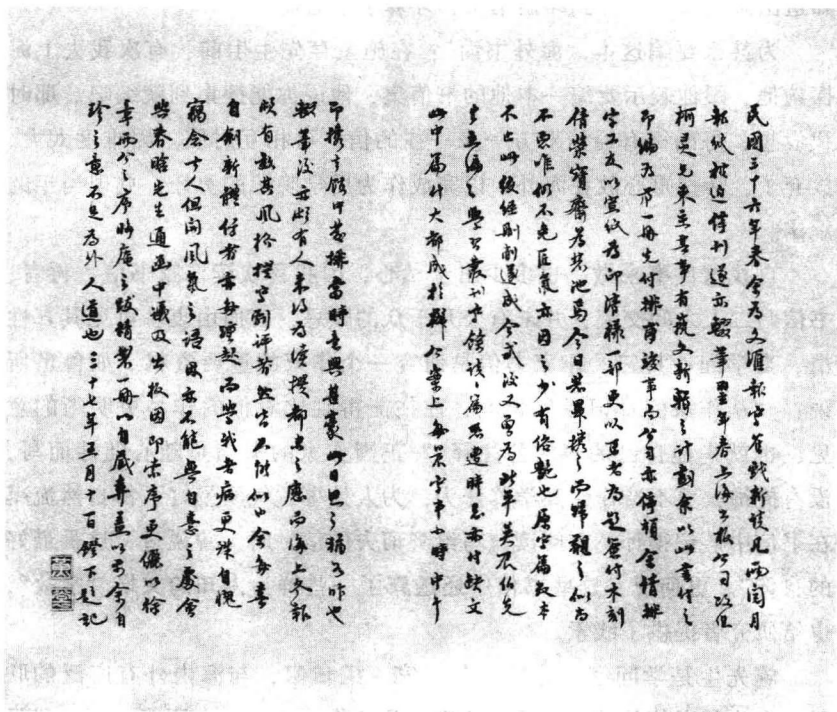
丙辰六月（钐印：黄裳）

三、《题跋一束》题记

此书由上海出版公司排版，未印，后因圣陶先生赏识，编入开明新书中，仍用原旧纸型，因此版式与开明他种不同，实《文汇报》排字房诸同人所排也。错字不少，再版时曾少更正。少年好事，除自制宣纸大册一本外，又于市上搜重磅道林纸印此特印本十许册，自存赠人。转眼

三十年，自存之一册亦已盗掠不归。

【附注】：所谓“宣纸大册”，是我在排校竣工之后，买了宣纸请排字工友打的一份“大样”。因此版心仍是原样，只不过天地头特别宽大而已。马叙伦先生的题签，在开明本上只用了书名四字，这时就请刻字摊照原大雕版，下面还有“黄裳作 叙伦署”六个小字。此外还手写了一块“牌子”，也用木版雕成，双行，有边。文云：“民国三十七年春四月上海出版公司刊成以宣纸印制一册以自藏弃 黄裳”，订在全书之后。托荣宝斋装成四册，册前各有绫制书签，并用蓝色泥金纸做封面，宣绫包角，外加锦套（注：见《过去的足迹》）。



黄裳自藏《旧戏新谈》线装本题跋手迹

《施蛰存海外书简》编后琐语

辜健（香港）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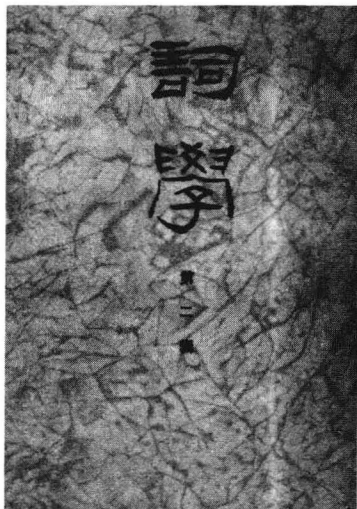
征集这些海外书简时，还不知有没有出版的希望。今天看到校稿，知道出版有望了，待到印出书来，才算了了心愿。

为甚么要编这本“海外书简”？在施蛰存先生生前，有次我去上海探访他，跟他表示要编一本他的书信集，他说你能搜集到就编吧。那时我设想，每函都有通信双方一来一往的信，可相互对照。因难度太大，放弃了，转把重心放在海外，以完成作为后学晚辈的责任，兑现当年的承诺。

自找这件事来做，也多少出于私心，因我喜欢读作家书信。再者，书信乃二人之间交流，并未有公开于众的顾忌，言而由衷，可见其真性情、真学问；其三，作家书信是研究一个作家的重要资料。如鲁迅所说：“从作家的日记或尺牍上，往往能得到比看他的作品更明晰的意见，也就是他自己的简洁的注释。”正因作家的书信是随心随性而写，没有掩饰，更不造作，其学养修为，为人处事，气质爱好，都自然流露在书信中。记得孙犁在阅读《写给契诃夫的信》时，曾说过“这是最好的自传”。更何况，这些书信中还透露了一些鲜为人知的文坛“掌故”，也给研究者提供了线索。

施先生是学问家、作家、翻译家、编辑家，与海内外有广泛的联系，全收其书信是繁难而工作量很大的工作，非我一人所能做到。我只是尽我所能及，收集散落海外各地的一些信函，保存这些数据不致于随时间的流逝而“灰飞烟灭”。

施先生曾说，他这一生追求学问开了“四扇窗”。东窗：是东方文化和中国古典文学；南窗：是文学创作，即现代小说和现代诗；西窗：是西洋文学的翻译与介绍（施先生对三四十年代的介绍和了解，连哈佛大学教授李欧梵也“令我咋舌”，惊异于他“对现代文学如数家珍的知识”，李教授还对学生说：我们这一大堆学者，集其全部精力研究西方现代文学，恐怕还比不上三十年代的一个年青人——施蛰存先生）；北窗：是历代金石碑刻的研究。每扇窗他都留下深有影响的业绩。施先生还有一扇窗：编辑《现代》杂志、《词学》年刊、《中国近代文学大系·翻译文学集》。



施蛰存先生主编《词学》第二辑

《施蛰存海外书简》一书，搜集了美国、香港、台湾、新加坡的学者、作家、学生、朋友的书信二百九十八通。在这些信中，施先生的“四窗”及学问、为人、工作，“白纸黑字”尽显其中，来不得半点虚假。信中所呈现的施先生乐于助人，提携后辈的真诚尤为感人，诚一代风范。这些，在他的著作中是难以读到的，书简之所以可贵，原因亦在此。

我长期从事编辑工作，《施蛰存海外书简》中与施先生有书信往来的人大都认识，搜集这些信件，相对而言比较容易：一个电话，一封信函，他们都热情支持就把信件寄来了；也有个别是朋友介绍来的。不过，我还是留下不少遗憾：一些与施先生通信的老朋友如钱歌川、叶灵凤已逝世多年无法取得，那些信件也许从此烟灭了；还有施先生在《现代》时期提携的现代派诗人纪弦（路易斯），两年前我编《文学世纪》时，他曾答应把信寄来可始终没来，或许他年事已高又住在老人公寓，

已无力顾及了。搜集在书中的这些信件，大都是“开放”后所写，也只是施先生“海外飞鸿”的一部分。最早的写于1975年6月10日，最迟的写于1999年2月26日。如果没有“开放”，世间也不会产生这些书简，我们也读不到这些私人书信中侧面记录社会变迁的印记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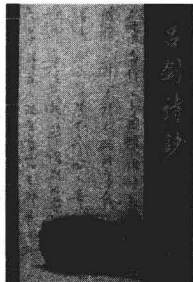
至于信件如何选取与舍弃，向来有两种意见：一是选取其有学术内容的；一是全部收入。我取后者。因唯其如此，才能窥其全貌，从生活琐细中见其性情，从人情世故中见其智慧。我感激提供信件者，又不免仍有遗憾，每位收信人的书简并非全部，有的不知遗落在哪个地方了。这也是无可奈何的事。尽管如此，这些信件已足够做成施蛰存先生的“简洁的注释”了。

整理过程中，最难做的是信函的写作年份。施先生写信，有的依美式，有的标英式，有的有年份，有的无年份，考查起来大费周折。遇此，整理时唯有根据信封的印戳和信中的某些线索和蛛丝马迹，细加比对排比，以求无大出入。虽然如此，部分年份的失真看来难免，故无标年份者，编者补加年份并加括号和问号。书中出现的人名，编者尽可能做了简洁的注释，以提供阅读的方便。

此书得以出版，感谢提供书简的学者和朋友的支持，感谢促成其事

2007.8.29.桂花居

(《施蛰存海外书简》辜健编 大象出版社2008年4月出版)



书讯

《吕剑诗钞》吕剑著 作家出版社2007年5月初版

著名诗人吕剑先生继《吕剑诗存》之后，于2007年又结集出版《吕剑诗钞》一部，此书共分三卷。第一卷写于抗日战争及解放战争年代；第二卷写于开国初期；第三卷(分上、中、下三辑)写于上世纪八十年代。

《听櫓小筑书谈》跋

王稼句

我与袁滨交往有年，承他厚爱，我的书他几乎都翻过，不但翻过，而且写了不少文章，发表后还将报纸给我寄来，大概有十来篇吧。今年春上他来信，说正在编一本随笔集，拟将这些文章作一小辑，冠题《听櫓小筑书谈》，让我写篇短文，附在其后。我虽然喏喏应承，却迟迟没有动笔。这倒没有什么特别的原因，只是觉得对别人的表扬，是要好好对待的，偏爱或有之，情分或有之，但千万不要误会，那“哈哈镜”里的人，固然是你，但并不是真实的你。袁滨说了这么多表扬的话，还要我来作点“配合”，如何能不迟疑。

在我想来，无论是谁，既然书已印出，也就大家可读，被人议论是免不了的。议论的人，有与作者熟悉的，也有并不熟悉的。一般来说，熟悉作者的，对书外的事说来有根有据，关于书的本身，则由于感情因素，表扬就多一点，至而夸饰其辞。不熟悉作者的，书外的事虽不甚了了，书里得来的却有真切感受，也就直观地说些自己的想法，但就时风而言，也是表扬多，批评少，如果有“但是”之后寥寥数语，已经十分好了。其实，这种风气自古已然，《庄子·人间世》就说：“夫两喜必多溢美之言。”可见“溢美”乃基于“两喜”之上，也是文人间和谐关系的具体反映。鄙乡的情形更是如此，张凤翼在《文博士诗集序》里写道：“国初高、杨、张、徐并称作者，迨文太史与徐迪功相先后，虽声调殊途，而气韵悬合，亦各言其志而已。当时有同声相和之美，无文人



元明史料笔记丛刊

何良俊撰《四友斋丛说》元明史料
笔记丛刊之一中华书局1983年初版

相轻之嫌，则犹存古之道也。”何良俊《四友斋丛说》谈及苏州士风，也称“大率前辈喜汲引后进，而后辈亦皆推重先达，有一善，则褒崇赞述无不备至，故其文献足徵”。这当然不仅有明一代、苏州一地，大概也是古代批评史上的客观存在。迄至于今，除了故意搞“效应”之外，大都说好话，或是在肯定成绩的前提下稍稍说几句不是，故而皆大欢喜。有人甚至已被溢美惯了的，偶尔听到批评或“但是”以后的话，就不高兴。余秋雨被人

“咬”了，尽管都是文史常识的纠错，他也愤怒得要剑拔弩张，于是就“两怒必多溢恶之言”，以至于遍体鳞伤，惨不忍睹。“文章是自己的好”，凡在笔头讨生活的，多多少少有几分自信，这并不能算错，但如果不知天高地厚，妄自尊大，那真是夜郎国中人了。

客观公正的评论，大至社会进步，小至作者受益，固然都很要紧，但是否有真正的客观公正，是一个问题；即使有之，是否能做到全面的观照，是否能用唯一的尺度衡量，也是问题。就说前人写真，照着摹绘，大都稍作增损，故宋濂在《赠传神陈德颜序》里就说：“史氏之法，不溢美，不隐恶，必务求其人之似焉，一毫不类，亦他人矣。”即使面貌上并无“一毫不类”，精神状态的评判，却也难矣，蒙娜丽莎的微笑，至今众说纷纭。至于听得进意见的作者，无论是褒是贬，心里是否折服，也很难说。刘元卿《应谐录》里有一则笑话，说是“昔人有痒，令其子索之，三索而三弗中。令其妻索之，五索而五弗中也。其人怒曰：‘妻子内我者，而胡难我？’乃自引手，一搔而痒绝。何则，痒者，人之所自知也，自知而搔，宁弗中乎”。看来真正了解作者的，还

是作者自己，只怕是神经瘫痪，不知痒也。

人总是喜欢听好话的，我自然也不例外，凡看到报刊上有评介自己的文章，总觉得很开心，有的还保留起来，这是事实，毋庸讳言。但我自己心里明白，我的写并没有别人说的那样好，甚至还有很远的距离，如果他们说得有点道理，我也情愿将它作为自己追求的目标，“取法乎上，仅得乎中”，那已经应该很满足了。至于袁滨的文章，实在也是借题发挥，虽是谈我的书，其实也在说自己的话，抒自己的情，谈自己的想法，这固然是文章的作法，但找的对象有点马虎，其实有更好的作者在，我只是与他比较亲近，随便说些什么也无所谓。正因为如此，被人笑话也就是正常的事，一个“鼓吹”，一个居然“倾听”，像煞有介事，即使不被人笑话，自己也会忍俊不住的。

二〇〇六年十一月七日

《听槽小筑书谈》序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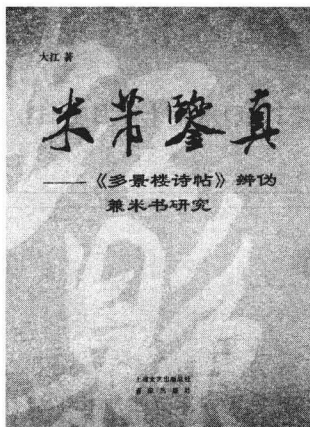
谷 林

袁滨是我的亲密书友，也是我的冤家对头。这就要说到东方出版社印过一本《答客问》，张阿泉提问，我对答。就在当初，阿泉和袁滨一起来到寒斋。袁滨非常热情，十分年青。以后我们开始通信。他在局外，却那么投入我们的问答。他结交很多书友，鼓动他们共同注意我们的问答。阿泉主持的《清泉》，终于刊出两整版对此书的评介。妙极了！逐篇都有令我感激的鼓舞，临到结尾，末一整篇，却是对我的奚落，严格批评！我自然记得此前袁滨多次来信，向我要《答客问》，让他去转约组稿。我毫不清楚其余细节，但只凭这一点，也已足够令我目下急着向往与《听槽小筑书谈》的见面——当然，也出于王稼句是我又一位敬爱的书友。

米芾作品的真伪、评价与局限

——《米芾鉴真》序言

躲 斋



大江著《米芾鉴真》
上海文艺出版社2008年初版

“宋四家”之一的米芾，在中国书法史上的地位，向无争议，而不同于蔡襄。但具体到作品，就不是那么一回事了。

一是真伪之争：就今日的存世作品而论，约二百七十余件（不完全统计），其中可以考定为伪作的至少有三十余件。而至关重要的《多景楼诗帖》，至今有所争议。此外，如秋碧堂《湘西七言诗帖》，或以为真，或以为伪，甚至连《研山铭》这样一件杰作都有人提出异议。

二是评价问题：米芾作为一代大家，北宋书法的代表人物，这在书法史上已成定论，无可动摇。但是他的晚期，究竟是“苍劲老辣”、“人书俱老”，还是“肆意逞能”、“枯干无韵”、“过于昂昂然”，妨碍了他风格的圆融？这就不不是一个可以用仁智之见加以调和的问题。

关于前者，书画鉴定大家徐邦达先生指出：鉴定书画的真伪，最可靠的方法是研究笔法的特点，云“笔法对模仿的人来讲，又是最不容易学得像的东西。每个书画作家，不管技巧高低，经过几十年的操练而逐

步形成凝定的笔法特点，换一个人要在一朝一夕之间就把它完全接受过来变为己有，是不大可能的。除了比较工整刻板的线点还容易摹得像以外，稍为放纵流露作者个性的笔法，刻意临摹，必然死板；取其大意，又不能和原作相像。同时，作伪者自己的一套笔法上的习惯特点，在临摹中极容易露出本相来。相反的笔法特性——朴拙和精工、滞重和飘逸等等，也很不可能出于一人之手。

作伪者如果勉强去临摹和自己的习惯笔法相反的书画，其失败更是注定了的。



徐邦达著《古书画鉴定概论》

文物出版社1981年初版

所以，笔法对作伪者来讲，是最难突破的一关……因此我们在鉴别书画时，把笔法放在首要注意的地位。”（见徐邦达著《古书画鉴定概论》）这，也成为本书作者辨伪的指针。作者将《多景楼诗帖》全文九十四字，举其五十七字，与米芾自早期直到晚期的作品中取其相同者，从笔法、结构一一加以比较、辨析，并辅以综合辨析二十六则，实例图版达一百一十五幅之多，最后得出结论，曰：此乃赝品！这是一项非常细致而又必须耐久的工作，同时也是最有力量的辨证。一件书法作品，其中至少有60%的字与书家固有的笔法、结构、笔顺等相违，其伪昭然，实已毋须任何旁证。从而，这一被视为“国宝”的《多景楼诗帖》，经作者二十六年的不懈努力，终于考定。我不知业内人士对此如何评论，但从本书的大量图版，以及参照史树青、傅申两先生在与本书作者的通信中对《多景楼诗帖》提出的质疑，窃以为这一结论已不容置疑。

可贵的是本书作者不仅深入辨析了《多景楼诗帖》，而且还辨析了传为褚遂良摹《兰亭序》（八柱第二本）、传为褚遂良书《文皇哀册》、传为陆柬之书《兰亭五言诗》、《研山铭》和秋碧堂《湘西七言诗帖》等五帖。尤其是褚摹《兰亭序》，几乎已成定论，虽有人曾提出质疑，